

第六章

自我創作理念、形式、和內容

第一節 創作理念、引言

筆者的作品當中，大量地參考了印象派畫家們的幾個繪畫元素，然在許坤成教授的一篇論文《美的呈現》中，亦提及到許多筆者所感受到的「美」創作觀：

「就會在作品上發現『味道』這股味道是生命的外線所產生的。梵谷生命中的愛，所散發出來的火花；塞尚理性，所創造出來的空間；莫內心目中優雅高貴的光芒，雷諾瓦幸福的美感，波納爾越醉越醒的筆觸等…都是藉著風景、靜物和模特兒等…對象作畫，把自己的生命和靈魂給畫出來，再說的更徹底些，就是畫自己。」³¹

繪畫的技巧非常多元，如何在技法與形式之外，找到自我創作的繪畫風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這也正是筆者在從事繪畫創作時所一直在追求的目標之一。藉由繪畫大師們的創作經驗累積，以及他們所展現出來的作品，我們或許可以學到許多，每位藝術創作者的創作手法和內容，不管是繪畫、雕塑、設計等等……，常是經由作者本身切身的經歷，生活與時空背景之下的影響所產生的，尤其是習畫的筆者更不外乎如此。

³¹許坤成，《美的呈現》，(台北市立美術館，民國 85 年 6 月)，頁 153。

經由前人的風格展現、吸收，再透過個人的感受後所繪製發表出的作品，將保有自我的特有美。許坤成教授所說的這番話，正好點醒了筆者以往常不知為何而創作的想法，筆者一向認為，藝術重視的是真實與感受，進而再運用想像去表現作品，若以此創作觀從事繪畫創作，畫家的作品自會出現應有的味道。

而如何重視真實？又如何感受？藝術家們在觀察事物時常常超越常人，經由學習與吸收後所發揮出的才能往往大於一般人，這可藉由其他藝術家的一席話去瞭解，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認為一般人的直覺和能力很難與藝術家們相比，他說：

「我們平日好友相聚，所獲得的直覺最多只是面貌的特徵，使我們能辨識他而已。而畫家則不同，譬如我們都見過某種微笑，我們所見到的只不過一個模糊的印象，我們不能感知它的全般性格特質；而畫家則能發現他們，而將它凝聚在畫幅上。」³²

印象派前期繪畫所重視當下陽光的表現，筆者認為也是一種對光的直覺藝術，在當下的瞬間領會出這種情感並試著以帶有個人風格的色點與筆觸去抒發創作，讓作品展現出個人的風味，主要在於畫家們所強調的色光、色點之美，在筆者初期的《中山水影》（作品四）作品中，亦帶有如此之概念。

³²Benedetto Croce 著，《Aesthetic》，The Noonday Press，（美國，1964年版），頁10。



作品 4 局部 張硯暉 《中山水影》 油彩 畫布 91.0×72.5 cm 2008

筆者藉由光影的變化，去表現水波與水影相互交錯的瞬間感，再透過交疊的筆觸或乾或濕地，去加以重疊，藉以營造出當時對光的感受，而這正符合著克羅齊對美的「直覺的藝術」，我們也可以從中國文人蘇軾〈1035-1101〉的一段話來印證之：「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欲者。急起從之，執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少縱則逝矣」³³此謂胸有成竹。

以畢沙羅初期的畫作來說，雖強調色光但也受到當時科學論證的影響，莫內與畢沙羅等畫家，都開始研究補色並置的色彩運用與規劃，即使他們看起來只是在寫生、寫景、寫光線，但是他們所畫的每一筆、每一點與每個色塊，彷彿就是一開始就決定好的，使得畫面能表現出自然、沉穩卻又不失輕快的意味，這是一種面對事物的「藝術直覺」感受，也是繪畫創作的自信表現。

將自我的心性展示出來，這有如明代，唐志契〈1579-1651〉論山水性情所說的：

³³蘇軾之，《賞竹當谷偃竹記》一文。

「凡畫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使得環抱起伏之勢，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掛腳……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清即我情，而落筆不生軟矣，水便得濤浪渠洄之勢，如綺如雲、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性即我性。」³⁴

如此，畫作便充滿了生意，也能充分地表達出自己創作當下的情感。而對於藝術創作者來說，表達或是創作一件作品，其獨一無二的畫面特質正是繪畫吸引人的地方；這也可能是畫家對一件事或物的當下感念，或對一個時光、一段記憶的一種累積情感表現，一旦錯過了，便無法再重來，即使再努力地去複製與還原，卻也無法再表達出當時的感覺了，就如同柏格森所說：

「一個藝術家選取在其畫布上的，乃是他在某一地點、某一日、某一時刻，永不會再見到的色彩。一個詩人所吟詠的，乃是他的某一心境，是他獨有的，而且是一去不回的。一個戲劇家所展示給我們的，乃一靈魂之生命史，一組活的感受與某種事件，簡而言之，一經發生，就永不重視。」³⁵

藝術創作的獨創性正是繪畫創作讓筆者愛不釋手的理由，事關筆者對某一時、事、物的感念與影響，也彷彿是為當時的一刻作下

³⁴唐志契、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繪事微言》，（美國：大陸人民藝術出版社），頁 738。

³⁵Henri Bergson 著《Laughter》，Doubleday Anchor Books，紐約，1956 版，頁 164。

美好的見證，十年或是百年後，想再來回憶與分享作者的片段影像與當下感受，正是筆者所喜愛的創作方式。

第二節 創作形式和內容

筆者認為創作的風格與形式，是經由傳統基石的演練，一步步、一層層地向前、向上累積而來的，畫家作足了扎實的基礎訓練之後，也許在未來的某一時、某一刻，會自然而然地創見出的風格；由此可見，畫家自我風格的展現實必需經過傳統基礎功的練習，還要加上不斷地訓練與自我心性、意識的思考與激盪，我們可以從台灣藝壇上的巨匠，陳德旺（1910-1984）先生所說的話語來論證之：

「基礎不是藝術，可是，畢卡索日後所有繪畫的問題都從這個堅實的基礎蛻變出來……基本問題不瞭解，想要一口氣畫出世界名畫，天底下有這種事嗎？」³⁶而他針對有所疑問的人們又說了這句：「對傳統的瞭解若不充分，個性如何造成（風格）？我很懷疑。」³⁷因此筆者不僅運用傳統繪畫的形式，更藉由各時期不同印象派藝術家們所發展出的繪畫色點運用方式，去從事自我繪畫創作；在經歷了家鄉美的回憶之後，重新發覺自我心境的感受，再運用了前人藝術家們所持有的創作概念，讓自我的繪畫創作可達到更合乎心中所想要的當下美感。

在筆者習畫的過程中，曾見識過別人大量地創作出令人稱羨的作品，也試著想模仿他人，但竟然忽略了自我風格展現的重要性，在經過與同學們的討論、研究，以及師長們的教誨之後，慢慢地發

³⁶王偉光，《陳德旺的生涯與創作》，（台灣美術全集十五-陳德旺）（台北：藝術家出版社，民國84年），頁24。

³⁷王偉光，《陳德旺的生涯與創作》，（台灣美術全集十五-陳德旺）（台北：藝術家出版社，民國84年），頁24。

現繪畫創作的真諦。

筆者也發現許多的大師們，如潘天壽，也和林德旺有其相同的觀點，他說：「不要為創作而創作，操之過急是不行的。」³⁸而筆者對於林風眠，面對學生們所說的一段話，最感認同，他說：

「真正藝術家猶如美麗的蝴蝶，初期只是一條蠕動的小毛蟲，要飛，牠必須在蛹體內來一次大變革，以重新組合體內的結構，完成蛻變。最後也是很重要的，牠必須有能力破殼而出，這才能成為在空中自由飛翔，多采多姿的花蝴蝶。這隻繭，便是藝術家早在艱辛學得技法和所受的影響。」³⁹

這段話將一個創作者的風格與創作心境，作了一個最好的論述，筆者也認為一顆樸實的岩石，若是不經過磨練與鍛造，怎能顯現出那光亮的色澤，就像我們的國花--梅花一樣，不經一番寒風徹骨，那來梅花撲鼻香。

³⁸許坤成，《1974-1990 回顧與瞻》(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國 79 年)，頁 49。

³⁹許坤成，《1974-1990 回顧與瞻》(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國 79 年)，頁 49。